

# 面对最残酷的定价难题,需要更多理性

□ 杨海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的价值难以用金钱衡量,但有时又必须那么做,生命就是其中之一。毕竟,厄运降临到某个不幸者身上时,尽管会有些冷血,人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赔偿。

富翁和乞丐,城市人和农村人,哪种人的命更值钱?在中国,至少从法定的赔偿标准来看,很长一段时间内,前者的价值往往会比后者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

2006年,重庆3名初中生搭乘一辆三轮车时遭车祸丧生,农村女孩得到5.8万元赔偿,另外两位女孩因为是城市户口,均获赔20多万元。

这并不是个案。不少类似案件的赔偿标准也都有法可依。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

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

《解释》的基础是城乡户籍制度,这一制度事实上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与农村无论在发展水平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存在巨大差异,在主流话语体系里,农村人、农民工一度成为带有歧视性的名词,他们所指代的群体也相对弱势。

立法若只考虑户籍因素,把城市人和农村人简单地二元划分,公众就很容易把同命不同价与受害者的身份等级联系起来。这显然有违平等、公正的法治精神。

201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同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授权各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各省具体情况在辖区内开展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工作。

今年4月,广东茂名法院确认了一起交通事故赔偿调解,死者是农村户籍,最终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了赔偿。同月,四川宜宾法院判下了该市历史上第一起同命同价案件——一个农村小伙因交通事故意外身亡,保险公司需赔偿其家属各类经济损失近62万元。若在新法生效前,家属获得的赔偿只有20多万元。

今年清明节过后,赔偿标准试点工作在全国各省市全面铺开,同命不同价即将成为历史。

取消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城乡差异,适应了我国的社会发展现状。如今的城乡差距已有显著消弥。不论是收入水平还是社会保障的有效性,农村与城市都在不断接近。以城乡的人均纯收入作为赔偿标准,不合时宜了。

同命同价固然快意恩仇,带着朴素的正义感,符合要求社会公正的民情民意。但我们也要警惕同命同价的局限性和其中的简单思维。

事实上,从法理上讲,我国法律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并不是指对逝者失去生命的补偿。毕竟,一个人在失去生命的同时,与之相应的自然人权利也随即消失。死亡赔偿金赔偿的不是命价,而是该个体因死亡损失的收入。赔偿对象不是死者,而是死者的近亲属。

一个真正体现平等的损害赔偿金制度,应当是所赔金额能够填补死者家庭的预期损失,但近期同命同价的判例,都是将原本存在差异的损失收入,变成一个固定的数值。

如果是一个富翁和一个乞丐同在一场意外中遇难,同命同价可以实现形式上的公平,却很难实现实质上的公平。特定情况下,城市人和农村人亦然。

同时,正义的内涵不仅包括对受害人权益的保障,加害人也应获得同等对待。若无限放大被害人权益,比如赔偿金额明显高于被害人预期收入,不利于加害人,同样有失社会公平。

城乡户籍已不再适合作为死亡赔偿金的重要变量,但长远来看,被害人的教育背景、职业平均收入、近几年收入状况都是可以量化的因素,以便进行精细的差异化计算。

实际上,这次赔偿标准试点工作针对的是城乡不同价。法治进步是持续的进程,今天实现了同命同价,这个同追求的也不是一个固定数值,或者一种标准,随着经验的累积,相信中国的司法实践会越来越看见个体,越来越关注差异。

基层法院作出判决的时候,或许很大程度上考虑了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朴素要求,但在沸腾的民意中,司法更应该考虑独立性、科学性。如此,法治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基石,法治中国亦有可期。



## 人眼里该容得下一粒鸟粪

□ 魏晞

人是鸟都要排泄,这点小事时时在地球各个角落发生。

但鸟屎滴落在北京丰台区一辆车上,这就成了个大事。有居民为此向小区物业公司投诉,黄色升降车很快开到树下,云梯一搭,树上3个喜鹊窝被人为拆除。

这样的处理方式让人迷惑。嫌弃鸟屎,拿纸巾擦拭即可,没必要直接断了鸟的活路吧。

倒不是说拆鸟窝的人心眼有多坏。负责维护小区环境的工作人员,可能为了清除鸟屎,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鸟窝拆起来多快啊,又不需要长期跟进,治标又治本。

丰台区园林绿化局随后介入该事件,调查后表示,被拆除的喜鹊窝里没有幼鸟和鸟蛋,未伤到野生鸟类。一些网友还是不满意,因为在升降车开动之前,谁也不能确定,鸟窝里是否正在孵化一群新的生命。

对一些人来说,滴在车上的一粒鸟屎,比鸟窝里可能存在的鸟蛋更醒目。就好比在一些情况下,工作人员在拆除租房隔断时,总会更关注那堵墙隔断,而非租户和他们的碗筷瓢盆。人与人都很难做到共情、提前沟通,更何况人与鸟呢。

被有关部门批评教育后,小区物业开始采取补救措施,悬挂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横幅、向居民发出爱鸟呼吁:鸟儿的歌声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让这声音永远回荡在我们身边。

永远回荡就不用了。作为熬夜党,我总会被清晨的一两声鸟叫声吵醒。要是鸟儿的歌声24小时直播,人类可能要彻夜捶胸顿足,与之对抗。人鸟和谐相处之道,应该是它唱它的曲儿,我睡我的觉,不过分侵入对方的生活。

人类针对能和我们和谐共处的物种,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它们的方式;对于已不利的物种,也想出各种各样对付它们的招数。

那点儿碍眼的鸟屎,有八百种方式除去。处理方式好不好,取决于人的智慧和肚量。在受惠于生物多样性地球的同时,看到鸟屎落在车上,轻轻擦去那一点并不过。

譬如街边商贩的吆喝声和油烟气,与整洁摩登的城市气质格格不入,却实实在在地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生活便利。给人给鸟一条活路,需要管理者的自觉,多拥有一点同理心,多考虑一点对方的立场,多花一点时间作出更细致的解决方案。

娇狂一不小心就过正。除了挂标语,那个小区还在原先拆除鸟窝的树杈上安装了人工鸟窝,给喜鹊换了一个精装修的家。人类的好心隐藏着傲慢:夺走你的家,让你住啥你就得住啥。

小区里还张贴公告,如有知情人发现用升降车拆除鸟窝的情况,请向北京丰台区园林绿化局报告。挺好,喜鹊有了上诉的渠道。

人心深处不好测量,我曾了解过一则新闻,生态工程以修复生态为名,干着反生态的事儿:为了修复河道,人在河床上铺满鹅卵石。修复生态的成果尚未明朗,两岸的房地产倒是开发得热火朝天。

其实,喜鹊用不着人类替它们安家。它们习惯在寒冬开始筑巢:衔枯树枝,用杂草和泥巴砌好,再铺上羽毛。生命自有活路。

用解决人类社会难题的方式处理人鸟冲突,是一厢情愿的做法。况且,有些难题还没解决好人的冲突呢,竟然想搞定鸟。

今年春天,当人类被迫拘于方寸之地时,大自然又重新被其他物种占领。泰国的猴子拉帮结派,光明正大到街上寻找食物。为了一根香蕉,它们在闹市用人类听不懂的猴言猴语唇舌舌战,城市交通因此瘫痪十分钟。

它们显然没有接到隔离通知,也不懂人的恐惧与失去。但这不妨碍一种新的默契因此诞生。

我的一个朋友,在居家隔离期间每天下午搬着小板凳到阳台上,手里捧着几颗玉米粒,耐心等待鸟穿过窗台的铁栏杆,拿他的手当鸟窝。要是停在它肩膀上唱几句,就算是解了天大的闷。要是没准时来,他也不失望,第二天接着守候。接纳自然的随机,无需恐惧一粒鸟粪掉在头发里。

那味儿更有人味儿。

# 胡蝶不是蝴蝶



2017年,胡蝶(右三)获得IBF(国际拳击联合会)亚洲女子126磅羽量级金腰带。

受访者供图

无数成败,进来的人笑着跟人打招呼,他肯定赢了,如果不说话,结局往往相反。胡蝶输了不会哭:谁都想赢嘛,输了哭,别人觉得你很强,你就是个怂包,回去找妈吧!

她骨子里有种霸蛮,扬言没有人可以把她击倒,如果她倒在拳击台上是因为自己累了。

2016年,胡蝶遭遇了职业赛事的第一场失败,比赛在澳门。她赛前高烧,不能训练,又不敢贸然打点滴,怕查出违禁药品。母亲担心她的身体,让她放弃比赛,但她还是硬撑着打了。

失败的滋味久久纠缠她,一直延续到赢得下一次胜利为止。第二年,还是在澳门,同一项赛事,胡蝶拿下了那条亚洲女拳王的羽量级金腰带。

尽管女拳手稀少,胡蝶很少能和同性对手成为朋友,要么她赢过你,要么你赢过她,不想跟她说话。能做朋友的,全是没有较量过的。

老家的河边,水草丰盈,父女俩在石子上奔跑训练。父亲告诉胡蝶,永远记住,拳击手是个荣誉。

### 我天生是干这个的

胡蝶的拳馆是镇上的电影院改造的,绿色的围墙半人高,带着怀旧气息。几乎所有设施都是胡蝶一手打造:吊起的轮胎、晃荡的木桩、黑板上手写的训练安排。他最得意的作品是女儿。

胡蝶刚出生时,父亲不大满意,他本想生个儿子继承衣钵,没想到是个姑娘,脖子细细的,看着不太健康的样子。出生3个月,胡蝶拥有了胡蝶的名字。

对于拳击来说,一寸长一寸强。她的臂展不够优秀,两只手展开没达到身高的数值。她的步伐也不够灵活,不像都市明那种海盜式打法。她是硬拼的人,干脆就完了。



胡蝶在父亲的拳馆训练。受访者供图

看第一场拳击比赛时,胡蝶还被父母抱在怀里。她刚会说话,明星拳手的名字就觉得很溜。小时候她写作文,无论是《我的爸爸》还是《记一件难忘的事》总是跟拳击有关。暑假里,她只有拳击比赛的碟片可看,解说很激情,虽然她听不懂英文,但感觉挺好看,打得流血,汗飞出来,觉得挺爽的。

胡蝶很快接受了孩子是个女儿的现实,他给她买裙子,疼爱她,不久发现,女儿一顿乱拳,总能把周围的小男孩打倒。

胡蝶回忆,她上小学三年级时转学,第一天到校,有六七个男生找她麻烦,我一拳一个,干趴下了。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拳击,手脚并用。他们没见过这么凶狠的女孩,被气势压倒了。她常替班上的女同学出头,一些对手,现在见了我不敢抬头。

初中之后,胡蝶力气大了,有个同学在身后吓唬她玩儿,她条件反射打出一拳,对方脸就肿了。

这么多年,我就会打拳,擅长打拳,比别人打得得好,打得快,能赢。想到三十而立,我天生是干这个的。

她对自己的长相缺乏自信,眉毛淡淡的,额头高,朋友说她站在拳击台上像个卤蛋,为此她专门去文了眉毛。拳击填补了她信心的缺口,小时候,她想打赢别人,想做个很厉害的人。那时她不懂什么叫面子,只觉得胜利时,自豪感蹭蹭上涨。

做你想做的事,说你想说的话,忍你不想忍的人,生命只有一次,又没有尾巴,干吗要夹着呢?一次拳赛宣布结束后,对方教练逼她裁判改判平局,胡蝶拿着奖杯甩到对手的休息室,后来教练偷偷捡了回来。

她的童年和青春期泡在拳馆,与拳击手套作伴,作业都是在打沙袋的声音中完成的。一身汗的感觉特别踏实。她一周训练5天,每天花4个小时,基本功、腿部力量、爆发力、手靶、轮流练。她能从沙袋的响声听出拳手水平的高低。职业拳手的声音是,啪!啪!很有穿透力。

父亲有时给她拿靶,但她更喜欢独自练拳,对着镜子,感觉真正的对手就是自己。她最怕练力量,器械训练时常喊救命啊,举不起来了。但在赛场上,她从不暴露身上的伤和弱点。战况激烈时,鼻血被打出来。

她也会为控制体重而烦恼,在床头柜里囤零食,但一站上拳台,在台下说不出的话,讲不出的感觉,她全都能释放出来。

胡蝶高二那年,父亲听说女子拳击首次成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觉得机会来了,二人商量一番,傻里傻气地退了学。18岁,她进入省队,19岁又从省队出来,开始自己训练。别人说我们家很土,训练拳击不科学,说我打得很差。

在小学当教师的母亲并不同意女儿走这条路,觉得没出息。同事们交流谁家孩

子考上什么大学了,找到什么好工作了,别人一问你女儿在干什么,胡蝶想象着母亲艰难地回答,我女儿,就打架。

总有人说孩子练拳击会出去打架,练拳击对学习有什么用?胡蝶很无语。不是让孩子暴力,也不是让他们眼里充满仇恨。虽然这是战斗,但教会了他们怎样为荣誉而战,为了将来可以保护他们一切想要保护的。好斗是天性。她在21岁的冬夜有感而发,发了这条微博。

胡蝶目前单身,有父母因为这个不让女儿来练拳。你看蝶姐,这么大了,因为练拳,没人要。

### 英雄出路

相亲是打在女拳王脸上重重的拳头。家人给胡蝶安排相亲对象,妈妈说:老妈子就只有这个事情该做了,什么都不想了。

她被逼着主动添加微信,对方过了几天才通过,她跟他说:兄弟,中间人叫我去吃饭,我不去了,你找个借口,这个锅你来背,省得我妈说我瞧不起你。

以前家人想撮合她和熟人的孩子,父母把话往她身上引,男方一句也没接。回家后,男方问家人:以后她打我怎么办?

还有男士跟她见面后,发微信说咱俩不合适,别尬聊了,你太好动,我喜欢安静的。胡蝶挺气:真是谜之自信,我又没有看上他。

母亲催婚的方式比较隐蔽,比如买房后,给她安排了一个房间,胡蝶说要一张单人床。母亲赶紧说:那不行,以后你老公、孩子睡哪呢?

聚会时,亲戚也会问一两句:有对象没?胡蝶回答没有,就没了下文。他们不跟我多说,觉得练武的,肯定脾气不好,容易上手。

她并不厌恶婚姻,也渴望爱情,会认真筛选结婚对象,只是常常陷入矛盾:嫁人之后,生孩子,小孩上学,婆媳关系一大堆,你怎么打拳?

她养过一条狗,一只猫,一只乌龟和一只黑猪,希望有一天能过上与很多小动物一起终老的日子。去年,她开始化全套的妆,化妆能让自己变美,为什么不化呢。她会跟陌生人撒娇换取便利,也常被周围的男士追着要微信。在生活中,她总体是个秀气女孩,看到蜘蛛、蚂蚁,不会踩死,而是选择移走。

在拳台,她站上过亚洲的高峰,但在生活里还是免不了要败下阵来。我去找工作,真的找不到。要么需要文凭,要么需要工作经验,我啥也没有,感觉在社会上很难立足。她羡慕日本的女拳手,40岁还能在拳台上拼命。

她做过健身房教练,但没人跟她学。我这人外表看着弱,不像会打拳的,有的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杨杰

几乎所有人,看到胡蝶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将来会不会打老公?

她看上去并不过分健壮,上臂肌肉不会撑爆衣服。某次赛前,她的女记者在电梯里遇到一位泰国教练,对方问谁是拳手,胡蝶指了指记者,泰国教练竟然信了。

但她一登上拳台,镭射灯聚焦成强光从天而降,周围一片黑暗,肌肉就开始闪光。一拳挥出,力量在肢体中传导,产生肉眼可见的波浪。和没练过的人打,会让你肝爆裂、脑震荡,还会把人打死。

2017年,胡蝶获得IBF(国际拳击联合会)亚洲女子126磅羽量级金腰带,成为亚洲女拳王。但这位职业拳手不只有一个职业,她做过健身教练,当过法官,还短暂干过闪送员,在成名之后。

### 我好怕我会输

胡蝶28岁,染着绿色头发,衣柜里最多的是日系奇装异服。她出生在湖南省株洲市马家河镇,父亲胡蝶鸿是她的教练。胡蝶鸿年轻时拿过中前五名75公斤级拳击冠军,后来经营一家拳击酒吧,倒闭后又开起拳馆。从1998年第一届黑山羊拳赛擂台赛开始,胡蝶鸿举办过100多场民间拳击赛事。女儿曾站在他的拳击台上,把上来挑战的男士一个个打趴下。

我觉得说自己是拳手,是非常骄傲的自我介绍。胡蝶说。

她印象最深的是职业生涯第二场比赛,对手来自印度,听说他们那边的冠军,进赛场前,两人合了影,没有说狠话。胡蝶当时认为,这样的机会对中国拳手太珍贵了,如果输了,机会不会再来。

对手又黑又壮实,但比胡蝶矮一些,令她有些自信。休息室很安静,双方各占一间,同组都是男选手,她看不到同性。大家不怎么聊天,胡蝶鸿在时,别人更是不敢跟胡蝶搭话。她忙着缠绑带、戴护手。高比赛还有1个小时,她慢慢热身,然后拿起手机自拍,这是赛前的一项传统。

2013年8月9日,湖南衡阳,在WBO(世界拳击组织)洲际拳王争霸赛上,比基尼美女举着中国国旗和印度国旗上场,胡蝶穿着鲜绿色战袍,手戴猩红色手套,在嘻哈音乐和鼓点中入围绳。她打着脏辫,感觉凸出的手指关节紧紧抵着拳套。

第一回合,胡蝶被印度人的重拳打蒙了。那是我遇到的最重的拳,砸在身上像挨了一锤子。这拳直到赛后仍令她后怕。第一回合下来,父亲担忧地问她行不行。

在竞技状态方面,胡蝶属于慢热型。看到对手看我的眼神,我才意识到在比赛。挨了一拳,她才进入状态。观众喊加油,现场乱哄哄,但她听不到,好像台上只有自己。第一回合她探对手拳套,接下来的5个回合,她利用身高优势和防守优势,避开对手重拳,在他出拳的空隙中反击,最终取得了胜利。

回到休息室,胡蝶的头发毛躁躁地钻出皮筋,汗水沿着脸颊淌出平行轨迹。她一言不发,把头埋在毛巾里哭了。父亲拍着她的背安慰:哭出来,哭出来了,女人哭吧不是罪,拳击手哭吧更不是罪。

7年以后,胡蝶再次谈起休息室里的崩溃:我赢比赛喜欢哭,打赢了好难受,又怕的感觉,我好怕我会输。休息室见证



胡蝶在父亲的拳馆训练。受访者供图